

追憶台灣超音波之父兼周產期醫學之父 ■ 陳哲堯教授

林靜竹 / 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

剛從北美洲台灣人報紙「太平洋時報」獲悉台大醫學院陳哲堯教授於 2012 年 2 月 16 日蒙主恩召，享年 91 歲。恩師訣別，深感哀痛！

筆者於 2011 年 12 月初返台參加台大醫學院同班畢業 50 週年同學會。會後曾參觀台大婦產科謝豐舟教授在台大圖書館的「迎接生命的一雙手」醫療、教學、研究與藝術的回顧展覽。當時曾和謝教授談起陳哲堯教授因重病未克參觀這個展覽。筆者也因當天預定返回美國沒去探訪陳教授，如今深感遺憾。記得最後一次和陳教授見面是 2006 年一起和幾位朋友在桃園共餐。

陳哲堯教授是我研究產科的啟蒙老師，他是一位熱心研究，同時以言教、身教指導後進，百分之百奉獻教育的良師。他雖然只在我當住院醫師時指導我研究，在我留美期間，因興趣相同，研究方向平行，都注重產科的胎兒醫學。我每次回台灣講學或參加國際會議，我都會拜訪陳教授，請他指點迷津，相互討論，獲益良多。



陳哲堯教授

在外國的國際會議，也常碰到陳教授趁機請益。因此，陳哲堯教授是我一生追隨受教的恩師。陳教授和筆者的師生關係長達四十多年。

陳哲堯生於 1922 年，比筆者大 13 歲。他是台北市名牧師陳溪圳的第二公子。陳教授一生以孜孜不倦的研究，為台灣產科的現代化樹立標竿，以最安全的方法保護產前和產中的胎兒，爭取胎兒的生存權使台灣人的後代減少智障殘廢，培養更優秀的二十一世紀台灣人，立足世界，和歐美日本科技先進國家的後代相比，

絕不遜色。

陳教授於 19 歲時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日本金澤醫科大學的大學部及醫學部。第二次大戰後回國，轉入台大醫學院醫科繼續攻讀。畢業後選擇台大婦產科，先入醫局當助手，後因改制住院醫師，乃按資深次序先任第三年住院醫師，繼李卓然醫師之後擔任總住院醫師，並以績優升任主治醫師和講師。陳講師於 1950 年代和陳源平醫師共同研究台灣婦女 X-光測量出骨盆入口形狀，骨盆中段的直徑和橫徑，以及骨盆出口的寬

狹，列表比較以決定自然分娩或剖腹產的可能性高低。此表為當時產科醫師們廣為應用。1962年筆者被錄取為第一年住院醫師後，因對於產科的研究較有興趣，乃找陳教授為研究指導老師，最初是作六年來台大醫院周產期嬰兒死亡率的統計(1957-63)及十年來台大醫院產婦死亡率的統計

(1954-1963)。其次陳教授指導我的研究是各種鎮定藥物，如Vistaril, Valium等對產婦的陣痛是否有減少痛苦吼叫的效用，如預期的結果，是對母親有鎮定作用。可惜當時沒有檢查這些藥物對新生兒是否有壓制呼吸，減低Apgar Scores的副作用，否則就不敢廣泛使用了。再其次陳教授指導我使用皮外子宮收縮測定儀器(external tocography)，來描繪子宮收縮連續曲線，以觀察正常分娩過程和異常陣痛包括難產、胎盤早期剝離及不規則陣痛。最明顯的例子即是第一期分娩陣痛微弱或不規則的產婦，使用oxytocin催生劑後，子宮收縮變強，陣痛規律化，而達到經陰道自然分娩的最終目標。那時在南美烏拉圭Montevideo有一群研究者，直接將小導管插入羊水腔內，以測量子宮內壓並用以描繪子宮收縮連續曲線。他們的報告和我們的研究結果略同。同一時間陳教授指導低我一班的葉思雅，研究產中胎兒的心電圖，也是描繪子宮收縮及放鬆時胎兒心跳的變化。這兩項加起

來就是1970年代美國使用的external monitoring of FHR(胎兒心跳率)及UC(子宮收縮頻率)，一般開業醫師及助產士都會使用，免去用木製喇叭聽筒，每五分鐘聽一次胎心跳，用手摸子宮收縮頻率的麻煩而已。不過

1960年代，陳教授和我們的努力算是開路先鋒，也是值得驕傲的。此後陳教授努力不懈，一次又一次試用新儀器，超音波、臍帶血抽取、杜布勒血流記錄等新科技儀器和方法來處理產科問題，走向成功巔峰的開端。

1966年筆者升任主治醫師兼講師，被派到台大醫院隔壁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US-NMRU-2)，研究組織培養病毒和染色體研究。

1969年赴美在紐約州立大學南州醫學中心(Downstate Medical Center)共有五年時間，研究議題轉向為遺傳學及羊水產前診斷學。

1972年到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1974年起在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ollege)，這四年又轉回臨床研究高危險性產科及胎兒醫學。此時研究議題可調和陳哲堯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包括代表性的幾位後進，謝豐舟、柯滄銘、張峰銘、徐明洸、施景中等的研究方向略為平行。尤其是

1976年筆者被聘為芝加哥大學助教授時，專攻胎兒成長生理及病理的研究。

1989年11月，謝長堯

教授擔任婦產科主任時，邀請我返台擔任客座教授一個月。適逢婦產科和醫院舉辦邱仕榮教授逝世一週年紀念演講會，陳哲堯教授和筆者同列為演講者，感到非常光榮。筆者以邱教授過去要找出妊娠毒血症的病因與機制，做許多研究，堅持研究同一專題，乃以「我十五年來對IUGR的各種研究」為題，演講我對IUGR研究的堅持。同時於1984年出版IUGR的英文專門教科書。那次演講會有十位以上的現任及前任醫院及醫學院院長參加。向台下望去，這些德高望重的大員都認真嚴肅地聽講，使我有些膽怯。

1994年筆者在美國和芝大的遺傳學專家頗普副教授(Marion Verp)及西北大學的超音波大師撒巴加教授(Rudy Sabbagha)，共著一本教科書高危性胎兒(The High Risk Fetus)。和陳哲堯、謝豐舟、謝燦堂三位合著的「當代周產期醫學」一書不期而遇。

事先，謝燦堂曾向筆者邀請為他們的新書寫序。筆者以「重視子宮內胎兒的保健，乃是當代產科學的核心」為題而發揮。新書出版後我發現陳哲堯教授寫了一篇「周產期醫學的演變」的序文。兩篇序文所言大同小異，陳教授和筆者對周產期胎兒醫學的看法，不謀而合。

陳哲堯教授自1980年代即頻頻出國參加超音波國



際會議。1984 年他在台灣成立醫用超音波學會，並當選為首任理事長。1990 年陳教授當選首任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1991 年同時擔任中華民國婦產科學會理事長及亞洲超音波學會理事長。這位台灣超音波之父兼周產期醫學之父，桃李滿天下，至此可謂實至名歸。

筆者曾細讀陳哲堯教授

1992 年 6 月榮譽退休演講全文，深為感動。陳教授親身經歷的產科，從 1950 年代重視孕婦產婦的生命安全，不惜犧牲胎兒的時代，到 1970 年代產科的重點轉移到減少胎兒及新生兒的死亡，到了 1990 年代乃進入保護母體健康及胎兒安全的雙贏局面，為此也顧不得剖腹產率的提高了。陳教授的努力研究，一直緊隨著世界潮流，所以他也因為達到保

護台灣人優質後代的目標而感欣慰了。

陳教授退而不休，以名譽教授職仍參與台大產科的研究，彩色超音波可判斷胎兒心臟血流流向，立體超音波及斷層切片與不斷出現的科技，已可觀察胎兒在子宮內的活動，對胎兒做健康檢查及診斷大大小小的各種畸形了。陳教授不顧長期奔波，兼任彰化秀傳醫院榮譽院長，指導台灣中部後輩。退休後更有時間出國，到世界各地參加大型超音波國際會議發表演說和國際專家學者作學術交流。

這位學術界大師，為人謙恭有禮，對後輩愛若自己子女。和超音波研究室的技術員及秘書也都無話不談，可謂最為隨和的大教授。陳教授抱病期間，仍非常關心他過去指導的學子動態和台灣近年來產科學的種種變化，是一位不折不扣終身貢獻學術的長者。

筆者追憶陳教授的事跡，他為台灣創造現代化產科的奇蹟，也為信仰基督打過美好的仗。如今已屆高齡，安祥的榮歸天家。安息吧！老師，我們對您的記憶和思念是永遠的。（本文轉載自 2012.03.14 太平洋時報，作者是台大醫科1961年畢業，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職25年，退休後現職為芝大榮譽教授）